

包皮 和 斗烟

著人巴

光明文藝叢書

書藝文明光

斗烟和包皮

著人巴

行印局書明光海上

一九四六年四月新一版 · 一九五一年三月四版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光 明 書 局 發 行

總店：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· 電話九六四二〇

支店：廣州永漢北路 · 成都祠堂街

四版 0001—1000 冊

定價 2,000 元

前記

編定了五六年來所作的短篇，題名曰：「皮包和烟斗」，取古詩以首句名題例，非敢以此爲代表作，特表而出之也。所作類多寄一時感慨，時過境遷，本可將此種作品，永遠埋沒不聞，而猶輯集以付印者，承好友之督促，聊以湊熱鬧而已。故這一集子裏根本沒有代表作。

抗戰以還，這世上要求我的筆向別一方面努力，這是我的悲喜劇！許多青年朋友，或有以爲我是研究社會科學的，或有以我爲研究哲學的，但很少人知我愛的却是文學。然而我之對於文學沒有成就，於此可見。這就叫我擱筆了。雖有不少題材，却終於不敢執筆。兩年半中間，偶有所作者，僅「大砲主義者」、「爲人在世」、「白鷺」與「驚夢」等，然皆在各雜誌編者催逼之下寫出，所費時間，每篇僅半天或一個夜晚，粗率可知。

「皮包和烟斗」一篇，寫於南京時，正唱「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」，而決計「退隱」於「筆硯」。擬發表於「文學」上，却被那時的檢查老爺抽去，積壓於書箱底者，計三年，而又幸免於戰

禁，又復積壓於書箱底者二年有半，今重新取出，如釋獄囚，檢點其金身上下，似少犯罪證據；然而我們的檢查老爺却過河去了，我以是愛它，然而憐它太過孱弱！

除上述各篇外，大都寫定於不抗戰的時候。不抗戰而要求抗戰更急，這要求也成為我的「有色眼鏡」，我是如是看，而且如是說了。如以為此中所發感慨，至今尙能觸痛誰某，那該不是我的過錯。過去的瘡毒是應該治好了，若猶讓它潰爛下去，那是不能造福於抗戰建國的。

醜惡的靈魂的揚棄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文藝家所努力的事，有時不免為「理論家」所綁。但過後也許會得原諒，而且欣然贊美了。因為文藝家須看得更遠，也更深。歉仄的是，我不能做到這點。我彷彿在這裏建立我淺薄的理論。

「監房手記」有暇我還想續作。在那裏是太多可愛的人物了。在那裏的生活，也叫我太可感動了。附在這裏，恐殘稿失落耳。人事倉卒，不可究詰，我是否有暇續寫呢，還是徒留心願？

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八日，巴人記

目次

皮包和烟斗	一
老石工	二四
天才	四五
故居	六一
『大砲主義者』	七五
『爲人在世』	八六
白鷺	一〇〇
驚夢	一一〇
龍種 (Conte-zi)	一二八

許太太的打算 (Coast之二)	一三七
一個謀殺親夫的婦人 (監房手記之二)	一四九
三個偷火柴的人 (監房手記之二)	一五六
靈魂受傷者 (監房手記之三)	一六四

皮包和烟斗

吃過了早餐，黃劍影先生就把皮包挾在脇下，一邊慢慢兒裝着烟斗，點着，啣上，於是斜敬身子在藤椅上，細着眼睛看報。

這習慣，黃劍影先生是十餘年來如一日。

黃劍影先生和皮包、烟斗，這已成了三位一體。天地之間，有了黃劍影先生，就少不了皮包和烟斗；有烟斗和皮包出現之處，錯不了總是我們黃劍影先生。十多年前，這小小的商埠裏各條泥濘而又灰暗的街道上，就算黃劍影先生底皮包頂發亮，就算黃劍影先生底烟斗最別緻。你要是個黃魚小販，站在江橋上，震天價對着螞蟻一般爬過江橋的人們叫賣，你祇要聽到「叮噠」地兩聲包車鈴聲，就立刻會停下叫喊來。順眼望去，你準會瞧到一枝烟斗，橫在一張清瘦淨白的臉上，燒着火，噴着烟，像一支小火輪烟囪。接着你還可瞧到一隻又黑又大的皮包，橫擱在膝頭上；它那上鎖地方一塊銅，白銀似的擦得雪亮雪亮，準叫你連眼也開不開來。可是正當你眼睛給這

白銅鑲得張不開來的時候，那包車就打人之囊中，殺開一條血路，飛快的掠過你面前而去了。那你就知道這一個瘦長身子白削臉兒的先生，你不知道他名字，就叫他『皮包和烟斗』吧。然而我們黃劍影先生在這小小的中古式商埠裏，却是頂頂聞名的。你像這樣會見過他三次，準會有人跟你輕輕咬着耳朵說：『這是本地一個大紳士，黃劍影先生。』你記着，記着；可是你第四次會見他時，依然會不敢提起他的真姓名，你還是在心裏暗暗自訟：『唔，皮包和烟斗又來了。』到現在，這皮包和烟斗雖然破舊了些，然而我們黃劍影先生在社會上的地位，却反而增高了。皮包和烟斗的價值，人們將會說：『你別看黃先生那皮包和烟斗有點兒破舊，那是美國章爾遜總統用過來的。黃先生的表叔，是章爾遜總統的學生，出席華盛頓會議時，議論風生，章爾遜總統就賞他自己用過的這付烟斗和皮包，也算是中國人傳衣鉢的意思。而黃先生呢，不特詩詞歌賦一手都來得，還寫得一手純白的白話小說，講得滿口全新的西洋新名詞，真所謂學貫古今中外，名聞南北東西。自然給自家表叔看中了，才送他這付衣鉢的咯。』這麼着，黃劍影先生的社會地位，却又因皮包和烟斗增高了。所以我說，黃劍影先生和皮包烟斗，已成了三位一體了。

跟皮包和烟斗結成三位一體的黃劍影先生，看完了報，眉頭便如春陽初霽似的展開。今天

的做事程序，又暗暗地在肚裏打算定了。於是站了起來，丟開報，對着穿衣鏡照一照臉，掠了幾下頭髮，整一整衣，覺得已很體面啦！於是，掀開簾子，挾着皮包，翹着烟斗，踱到大門口。

大門口等了老半晌的包車夫，挺恭順地拉着車子迎上來。放下車，用紅綠條子的布撐子，往車座上擱了撐，站過一邊裝做「請」的姿勢，彎了彎腰，於是黃劍影先生昂然地，兩腳像踩低欄那麼地，踏上車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

拉起車，包車夫回過頭來，意思之間，在問黃劍影先生上哪兒去？

『大新旅館』

黃劍影先生發氣似地說。畢竟包車夫是蠢笨不過的傢伙，連黃先生要上大新旅館去可還不知道。但包車夫恐怕自家聽差，還是回過頭來，招呼道：

『江北岸大新旅館』

『大新旅館就是大新旅館』

這回黃劍影先生真的發氣了。左腳就在車踏上蹬了一下。包車夫連忙『唔唔』的應了聲，拉着車，飛跑着去。

包車夫雖然也是十個月養的，可沒黃劍影先生那樣一份聰明。包車夫祇知道黃先生老上縣政府，縣黨部，大江日報館，裘公館，海關衙門……這幾個去處，可沒想到會要上旅館。上旅館去要見什麼人？接親戚？看朋友？還是醮粉頭子去？包車夫可料不準。黃劍影先生却自有他的打算。今天報紙上是用大號字這樣登着：『社會學博士孟一柯先生來甬講學，題爲中國民衆運動發展史。現住江北岸大新旅館，將於今日下午二時，在甬江中學開講云云。』黃劍影先生現在就想去會孟博士，一者是瞻仰風采，表示歡迎；因爲凡是要人過境，黃先生總得自己委派自己爲民衆代表的。二者是想向孟博士貢獻些中國民衆運動史料，尤其是關於甬波這一部份。

一說起民衆運動，黃劍影先生昨天還是民衆運動過來的。昨天是三月八日，國際婦女紀念節。縣黨部少不得給開個紀念會，黃劍影先生少不得也去演講了一番。黃劍影先生在這小商埠裏，本來是無會不到，無到不講，更何況這堂堂國際婦女紀念節。但昨天黃劍影先生底演講，毫無疑義地是成功的。黃先生緊記得，自家頂扼要的話，是以下這幾句：

『婦女節，是我們女同胞要求經濟平等，要求地位平等，從幾萬年來男子底強權主義底壓迫下，解放出來的一個可紀念的日子。從經濟平等這一意義上講，我們女同胞必須從家庭的狹

籠裏打出來……使自己經濟獨立起來……從地位平等這一意義上講我們女同胞不特要禁止男子納妾宿娼，而且要實行自由戀愛，戀愛自由……總之所謂婦女解放運動，首先要把女子和男子對等起來。比如男子可以抽烟，女子也未嘗不可以抽烟，男子可以剪去辮子，女子也未嘗不可以剪去辮子和髮髻。現在我們女同胞總稱初步成功了，烟也抽了，髮也剪了，而戀愛也有些自由了……凡關於這些，我們在今天必須提起，互相慶賀的，不過鄙人是講究舊學的，對於說文一道，頗有心得。鄙人以爲婦女節底婦字，實在有些不安。因爲婦字是一個女人持帚掃地的意思，也就是禮記正則編「男以治外女以治內」的意思。那麼以一個解放的紀念日，猶名之曰婦女節，這豈不是我們女同胞早已承認自己僅能做一個家庭婦女了嗎？鄙意以爲我們今天要通電全國，把婦女節改爲女人節，藉以附合 Man 與 Woman 對稱之義，敬請公決……

黃先生這麼一說，果然掌聲雷動，大喊：「通電通電。」婦女協會會長莊素吾女士，還過來和他握手，險些兒錯把她那金戒指，套在他的食指上哩。

黃劍影先生一想起這，心頭有點兒油油然，因之擺一擺屁股，踏幾下車鈴，叮叮噹噹地催行人讓路，車子飛快地馳往江橋去了。

繞了一個灣，是半邊街。半邊街是一條魚行駁列的街道。街道循江砌着，街屋迎着江風，腥臭泥濘，混亂，雜踏；太陽晒不乾的埠頭，海風吹爛了的魚船：『啊——三十元算啦！黃魚——六十斤啊！四十元算啦——海鰱——三十斤——啊——……』永遠嚼不斷的行業秤主人底叫喚聲；以及黃包車夫底手鈴打着車槓聲……表現出一種特殊的風格：醜態，算盤，叫賣聲，三位一體的風格。然而，我們黃劍影先生却不然。黃劍影先生是個名士，是個才子，雖然車夫抄近路，拉過半邊街，車子不免沾些泥污，但車座上底黃劍影先生，却是一朵潔而不縐的白蓮。

車子又拉過了一條江橋，那是新江橋；到了江北岸，再轉了個把灣，大新旅館三個頭體大字就映入黃劍影先生眼中了。黃劍影先生下了車，挾住皮包，向大門直衝而入。君一看旅客名牌在第二十三號上，找到孟一柯博士的名字。從皮包裏拿出一張名片，交把茶房拿去。

『會孟一柯博士。』

黃劍影先生漫然地說着，烟斗更翹得高些。

『是。』

一個方臉濃眉的茶房，機警地應了聽，接過名片，就去敲第二十三號的門。

孟一柯博士接過了名片來看，吃了一個驚，便順口吟道：

曾任十人團團長，大江日報副刊主筆，甬江中學代理校長，革命先鋒隊政治部主任，長豐米廠老飯票經理，清心女子中學訓育主任，先鋒報社長，國術館館主，現在江海關辦事。

黃劍影祖亞

浙江甯波

念罷，回頭跟身邊一位女士說：

「蘭芬，你可認得他，這是個什麼傢伙？」

「啊，是他嗎？」那女士吃驚地叫出，「是我爸的……」接着她咬着孟一柯博士的耳朵，說了些聽不清的話，悄悄地回到衣架旁，取下春大衣來。

「好的，叫黃先生等一等。」一面孟一柯博士把茶房叫了，回身拉着那女士底手，說：

「那麼，親愛的蘭芬，你回去，向你爸爸直截了當提出了咱們的要求吧。——來，讓我祝你此番的成功哪。」

這麼着，孟一柯博士和那女士合抱在一起了。

送走了女士，孟一柯博士請進了黃劍影先生。黃劍影先生打從左手而來，那女士打從右手出去。黃劍影先生沒應準那位女士是誰，但覺得這後影好面善。黃劍影先生總以為自家眼界廣，相與的女士們多，自然記不起誰是誰了。

黃劍影先生一進了門，便把烟斗拿下，兩手合在一起，烟斗裏在正中，像機關槍掃射似的，拚命向孟一柯博士作揖，打恭；一邊還口口聲聲：『久仰！久仰！久聞大名，如雷灌耳！』可是黃劍影先生這麼地做了不多會兒，挾在左脇下的皮包，索落落地掉在地上。這一掉，可給黃劍影先生掉醒啦！立刻想起了面前站着的人，是個穿洋裝的博士。自家底作揖，不大合式。就在拾起皮包那時，把烟斗仍啣上嘴，霍然地伸過右手，跟孟博士握了握。

孟一柯博士別有想頭在想，不會看準黃先生這一付慌張情形。握手後，便笑凝着臉兒請黃先生坐。

『請坐！請坐！』孟一柯博士照例遞了一枝烟過來，黃劍影先生翹一翹烟斗，表示自家已經有烟吸了。孟博士笑了一笑，又給黃劍影先生倒上一杯茶。

大家坐定後，黃劍影先生拿了烟斗敲着膝頭說了：

「孟博士此來，有失迎候，抱歉抱歉——府上是哪裏？」

「敝舍是北京——北京——哦現在叫北平了。咱祖基是北平，但現住在上海。因為咱們到過法國的人，非東方巴黎的上海是住慣的——霍霍霍！」

孟一柯博士每說到句末，就有一串霍霍霍的笑聲。怪像一串蛋殼碰在鐵罐上，老練而且高傲。

「哦原來孟博士還是法國留學生，久仰久仰，可是孟博士是那個學校——」這回黃劍影先生是側着頭，裝出一付洗耳恭聽的神氣了。

「是——是巴黎——唔——是巴黎里昂大學。社會學系。霍霍霍！」

「哦巴黎——巴黎里昂大學。那麼博士論文的題目，可得而聞乎？」

「那篇論文，黃先生還沒有瞧到過嗎？去年，去年不是有人給我翻了過來，登在上海各大報上嗎？」霍霍霍！」

「——惟我見，何怨罪，恕罪——」

「就是——就是——中國盤古時代社會制度考呀霍霍霍！」

「哦！那麼孟博士一定研究過甲骨文了。鄙人雖然現在也弄弄新文學，但於小學也略有研究。孟博士的甲骨文，是跟誰學的，羅振玉，還是王國維……」

「這二位——這二位先生，我都兩授過，不過我大部分工夫——霍霍霍——還是費在巴黎國家圖書館裏。那裏有許多敦煌石室的材料，真是——真是難得的材料。霍霍霍！」

這時，黃劍影先生突然發起呆來了。黃劍影先生怎的忘記了自己底來意，然而立刻抓住機會說：

「唔，材料難得的材料。可是這回孟博士到我們敝地來講民衆運動史，找到些什麼材料？」
「這個嗎？——我找是找到了一點，不過不很充實。正要——正要請教黃參事呢。霍霍霍！」
「那可太——太客氣了。孟博士在上海是那裏發財的……唔，唔是在那裏盡義——盡義務呀！」

黃劍影先生突然又把話宕了開去。深感到自家正面的意思，不便提出來。

「咱是在民國大學教書教的，也正是中國民衆運動發展史。這回來貴地演講，又收集些新鮮材料。真是難得難得。霍霍霍！」